

巍巍五云山 绵绵红色情

本报记者 刘俊礼 通讯员 克东海 文/图

周末阳光灿烂,约三五好友驱车赶往上街五云山,寻找红色足迹。一进山即被眼前景色吸引,只见山势起伏、林海茫茫。深入其中,蜿蜒的小路,陡峭的崖壁,绵延的古寨墙,隐蔽的壕口,厚重的寨门等,把大家的思绪瞬间拉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年代。

1944年夏,汜水沦陷。日军盘踞在汜水城。伪自卫团长方子美是汜水县日军的忠实走狗,他组织起一股反共的地方团队,盘踞在南山一带为非作歹,并和日军相互勾结,残酷地奴役和压榨着当地人民,群众恨之人骨。

地下党员陈翔九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组织一支有四五十人的自卫队,活动在五云山一带。皮定均司令率领的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汜水县抗日独立大队。这支队伍经常配合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参加战斗,其中一次较大战役就是“五云山阻击战”。

1944年年底,我八路军主力西进至巩义、偃师一带执行任务。根据地只留下独立大队和民兵大队。汜水县城的日伪军得到这个消息,欲勾结盘踞在荥阳庙子皇姑寨的顽匪岳德功部,妄图南北夹击,一举吃掉根据地留下的抗日队伍。党组织得知此情报后,立即组织青年干部,帮助群众转移,又派一分队严密监视皇姑寨岳德功的动向,同时抗日独立大队和民兵大队固守五云山,防止敌人南犯。



五云山阻击战依托的古寨墙近景

1945年1月的一天凌晨,日军中岛部纠合方子美部约500人偷袭五云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抗日独立大队组织好了包围圈。当日伪军进入包围圈后,我军排枪齐放,雷石、圆木横飞,一时间枪声、呐喊声震天动地。直至天黑,日伪军多次发起进攻,均被击退。敌人误认为是八路军主力回来了,后仓皇逃窜。此役,我阻击战士无一伤亡。当主力部队得知消息,回师增援时,战斗已胜利结束。皮定均司令员为此向独立大队和民兵大队颁发了嘉奖令。

漫步山中,一边聆听当地群众的讲述,一边猜想当时独立大队的英雄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制服强敌的。山上古寨墙处,游客们三五成群的嬉戏、拍照留念,一些“驴友”还在丛林间搭起了帐篷。60多年前艰苦卓绝

的战斗画面和今天这一幅幅和谐幸福的镜头交织在一起,更增添了人们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

如今的五云山虽然早已远离了硝烟,但英雄的故事却代代相传。当地老一辈谈老区英烈时如数家珍。上街区委、区政府围绕五云山做文章,目前五云山作为郑州唯一一座山地生态公园已经初具规模。目前中心景观带景色宜人,接待中心宽敞明亮,乡村酒

店农家味十足,骑士俱乐部信马由缰,高尔夫练习场潇洒挥杆,累了还可到度假庄园小憩片刻。同时,为了保护红色印记,开发红色资源,公园还专门铺设了从山脚通往古寨墙的石阶路,修葺加固了古寨墙,并设置了“五云山阻击战遗址”标识牌,记录当时的战斗过程,以便更多人了解五云山,回顾历史,放眼未来。

今年以来,上街区借力发力,抓住中原经济区和郑州都市区建设的难得机遇,提出“郑东新区”建设,已经初步规划了涵盖郑州宜居休闲教育组团、五云山山地运动休闲度假组团、实习工厂及工业集聚区组团等六个组团项目。五云山的红色资源,这笔无可估量的宝贵财富,必将在上街区的科学发展中熠熠生辉,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小山村见证一段民族血泪史

本报记者 黄永东 宋晔 通讯员 连敬春 文/图

古荣镇岭军峪村的上河王自然村,是郑州西北邙山头上一个不大的村落,见证了上个世纪一段民族血泪史。

1941年10月3日,日本侵略军攻进古荣镇上河王村,烧杀奸淫,全村56户人家几乎家家有人被害,96位村民惨遭杀害,尸横遍地,血染全村,为不受凌辱,妇女纷纷投井自尽,计有20余人,慷慨赴死……

时间过去了近70年,村里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人大多已辞世。曾担任过村支书的李玉梅老人,今年75岁,大屠杀当日因为外出逃过一劫。李玉梅说,中秋节是大家团圆欢聚的日子,而在上河王村,因为大屠杀发生在中秋节前夕,大部分人家遭遇了骨肉分离,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中秋节前后是村民祭奠的日子。

村里的梁金玉老人,曾写过一篇《血染中秋月》的文章,记录大屠杀的事。梁金玉介绍:“我当时只是个3岁的孩子,被妈妈抱着躲在屋内的地洞里。我吓得直哭,妈妈就用手捂紧我的嘴巴,但又怕我闷死;一松手,我又哭了,就赶紧再捂上。日本鬼子使劲砸门,为了我们全家人不暴露,爷爷不顾阻拦,挺身而出。我爸和我叔叔被打死在院子里,爸爸挨了一枪后翻过院墙,躲进红薯窖捡回一命。

大姑和二姑因不愿被鬼子侮辱而跳井自杀……”有一位练过武术的李姓村民,见日本兵轮奸自己的女儿,奋力打死了俩鬼子,后被捆住活活烧死;一位叫杨长妮的村民因与日兵搏斗,后被生剥皮,疼死前两手在地上抓出俩土坑……老人们的回忆使我们感受到大屠杀的血腥,日本兵的残暴令我们痛恨!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邙山头上的小村子遭遇如此浩劫呢?

史料记载,在1940年前后的中国版图上,存在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两条十字形交通大动脉,郑州正位于其交汇处,平汉铁路通过邙山脚下的大铁桥跨越黄河。战争期间,为保运输畅通,邙山头因其制高点俯视黄河铁桥,从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上河王村所处位置是邙山最南边的一块高地,当时由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把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2月,日本凭借其优良装备,沿平汉铁路南下,攻占安阳,直逼黄河北岸,担任防守的国民党军无奈炸毁了黄河大铁桥。同年6月,徐州会战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再次威逼郑州,国民党军又被迫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阻兵,在郑州和中牟间形成一条新黄河。



岭军峪日军大屠杀纪念碑前,老人向记者讲述历史

这些举措打乱了日军沿平汉路直攻武汉的计划。

1941年10月2日,日军110师团5万余人,兵分3路强渡黄河,向郑州进犯,4日郑州沦陷。上河王村的惨案即发生在这次战斗中。

日军1941年进攻郑州是策应其长沙战役的一场佯攻,黄河以北日军渡河进攻郑州的目的是牵制国民党军河南战区的兵力,使其无力南下进攻日军防守空虚的武汉。

光阴似箭。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年,村民在邙山头修建岭军峪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告诫世人,以史为鉴,奋发图强。如今,纪念碑旁正在建设新民房,邙山头上已经修起了漂亮的公路,从山顶驱车可直达黄河边,昔日桥头堡位置已经变为风景名胜。时代变换,山河仍在,无言中见证着人世间的正道沧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红色记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红色记忆

当党员应有党员样子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党员”二字重如泰山。在竹林只要你说你是党员,老百姓都会视你为贵宾。群众都知道竹林对党员的要求是:“当党员要像党员。”党员成为唯一衡量干部党性的标杆。

28年前,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竹林村党支部班子涣散,5个支委,有3个只顾自己找致富门路去了,抛下2000多群众不管,党支部开个会都凑不齐。“这样哪还像党员,党员的威信在哪?”竹林村的带头人赵明恩坐不住了,立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召集60多名群众代表开会讨论“竹林今后走什么路?”这个开了七天七夜的会议,被称为“竹林的三中全会”,会上最终形成了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共识,也成为竹林人命运的转折点。后来,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有钱花了,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更坚信一句话:“坚定跟党走。”

“当面锣,对面鼓,有啥就是啥,有啥就说啥。”在竹林可谓“创举”的“群众评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的“三评”,每年两次,28年来雷打不动。群众评议不留情面,党员评议真刀真枪,支部评议更是实事求是。对评议中群众意见大的党员、干部及时告诫直至

组织处理,先后有8名中层干部因不公、不廉或能力不强被免职。竹林“三评”成为党内监督的有效手段,成为推进竹林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宝。

“我是党员请你监督。”在“创先争优”活动中,竹林镇党委开展党员向社会公开承诺活动,广大党员挂牌上岗、无职党员主动设岗定责,党员家庭悬挂“共产党员”标识牌,争创“党员先锋岗”等,有效激发党员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去年8月16日,省委书记卢展工调研竹林时肯定了竹林“四个好”。其中肯定道,竹林的基层组织建设搞得很好,特别是班子建设搞得很好;有个好的队伍,好班子带出好的党员队伍。他还说:“这在基层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永远也不要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



竹林镇庆祝该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众,要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竹林镇党委书记赵明恩说:“多年来,竹林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建设,提高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走出了有竹林特色的党建之路。”

“当党员像党员”。正是由一个个自觉的党员个体才组成了强大的基层组织,构筑了坚强的战斗堡垒,推动竹林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今年七前夕,竹林镇党委第三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中央的表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红旗飘飘

大学生村官带领村民奔富路

本报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杨喜梅 文/图

师航今年39岁,是惠济区一名大学生村官。他和一般大学生村官不一样的地方是大学毕业后去经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来年,之后才抓住大学生村官招聘的尾巴,当上了家乡的村干部。

因为师航过去做过生意,社会经验比起一般的大学生村官要丰富许多。2006年刚去师家河村任职没多久,他就抓住机会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惠济区100多个大学生村官里率先当上村委一把手的。

师航说,有为才有位,当上村支书主要靠两点:一个是自己家里人在村里做人不错,群众有口碑;一个是自己干事认真公道,在村两委里获得认可。有位就要更加有为。当上村支书后,师航先从稳定党员干部心理做起,他不断找人谈心,主动帮群众解决问题,让村两委积极运转起来,慢慢树立了威信。第一步走对了,2008年村里党委换届,师航再次当选村支书。

第二步,村子怎么发展?2006年前后,近郊农村盖房子、卖地的风潮正盛,有的村子,居民一次性能分十几万卖地款。师家河村村民中有人眼红,他们跑到村部,劝说师航卖地盖房。师航不为所动,他说卖地或盖房都是一锤子买卖,地卖完了,村民将来怎么办?要干就得干能长久的营生。

通过请区里帮忙,他把创业培训班开到村里,鼓励村民们自己去寻找创业门路。在村两委的鼓励下,种花的、养牛的、搞蔬菜大棚的逐渐多起来,村里一批致富能手率先发展起来。这样,师航的第二步又走稳了。

2010年,一个投资商预备在惠济区投资建葡萄酒庄园。得知这个消息后,师航特别上心。他到师家河村有古汉文化、古运河遗址、地形高低起伏,村民种植葡萄有先例,正适合这种大项目。此前,他曾考虑过在村里开发鱼塘,建绿色蔬菜基地,开发沿索须河农家宾馆,但得知葡萄酒庄园的项目后,他放弃了那些想法,全力以赴争取这个大项目。

当投资公司的外国股东到惠



师航

济区考察时,师航凭借自己的大学生干部素质和社会经验,认真准备,全程陪同讲解师家河村的古代历史,分析当地所具备的各种优势。村两委们很是感慨:走过中国那么多地方,这里的村干部给人感觉格外不同。

在师航等一批村两委成员的努力下,如今投资40亿元的葡萄酒庄园项目正在规划论证中,其远景是把师家河村建成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为一体的葡萄酒酒庄。师航说,如果第三步走好了,师家河村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新农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红旗飘飘

城市的风景不在屋顶

南京全城屋顶要上色的传言始于微博上转发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据介绍,这一屋顶整治计划,是因为目前一些楼宇的屋顶被认为乱糟糟的,有碍南京的城市形象。一位市领导在视察紫峰大厦时表示,从这处城市地标建筑的高点放眼望去,一些楼宇的屋顶乱糟糟,色彩也不统一,很煞风景,希望重视这一以往被忽视的城市立面景观的整治。

古都南京的风景之美自是无须笔墨赘述,也正是因为如此,南京官员要求进一步完善展现这个城市的风景,譬如以往被忽视的城市屋顶。这个要求的提出,令大家不知该喜还是该忧。喜的是,以后登上南京紫峰大厦,就可以看到颜色统一、气派非凡的屋顶了,忧的是,屋顶再漂亮,也只有登高的时候才看得到,平时大家还是得走在没有了梧桐树,且下雨时一片汪洋的马路上。

南京的市面也许有着同样的困惑,有市民就表示:“建设中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花这么多钱就为统一屋顶颜色不太值。”诚如市民所言,有几个人是要跑到紫峰大厦上看城市景观的?漂亮的屋顶与人性化的基础设施改造,如搞好城市排水系统相比较,无疑后者更能给市民带来实惠。

城市里,没有几个人是活在空中,并依赖高空景观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如果下水道见证的是一个城市的良心,那么屋顶景观见证的便只是一个城市的虚浮。即便如官员所

说,涉及规划屋顶颜色的三到五千万资金会上报市政府,并进行严格审查后才能批复,但公共财政的支出,理应向社会薄弱环节倾斜,而不是花费在华而不实的建设上。且城市中的任何一项公共规划、建设,都必须经过科学严格的论证,并在取得民意支持的基础上方能付诸实施。而南京的“屋顶颜色规划”消息出来后,引来的是市民的无限猜测,最后必须由房产局相关领导出来澄清事实,从这一点来看,事前的论证及听证必定又成了被省略的程序。

抛弃必经程序,抛弃脚踏实地,仅凭领导观时一个突发念想便拉开的建设规划,就是一种凌空蹈虚的“花样工程”。只为了满足少数几个人高空俯瞰时对景观的一种病态要求,便避重就轻地进行一些不合民意的规划,且丝毫不惧因此而产生的可笑后果及负面影响,这到底是愚蠢还是傲慢,抑或二者兼有?地面的风景尚斑驳,空中的风景却力图妖娆,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出闹剧。

城市规划作为一个现代城市赖以提升形象与加强综合竞争力的必要手段,重要性不容忽。在各个城市的竞争已由经济功能等硬实力比较转向区域影响力、文化号召力等软实力比较的当下,规划建设理所当然了引领城市亮相的旗帜。

现代城市中,风景的含义早已有了延伸与扩展,应在自然风景、人文景观的基础上,赋予城市更科学的规划、更合理的建设。城市的风景不在屋顶,而是在每个居民的心中,在每个来到这个城市的人的感受中。张英

新闻时评



影子

一向平静生活指数受人仰慕的挪威,7月22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爆炸枪击案。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政府领导人纷纷对爆炸枪击案予以谴责。属发达国家,只有470万人口的挪威,人们的工作时间最短,政府的帮助无处不在。但从2000年起,挪威房地产市价已上涨了三倍。在金融

危机发生时,媒体一度称其“挪威成世外桃源”,一些挪威人也曾对此沾沾自喜。对此,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安东·默克表示:“今天挪威在实施‘石油换休闲’计划。度假别墅越来越多,我们的假期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多,福利政策也慷慨,有一天这个美梦会终止。经济学家这个预测,不幸在两年后得到了现实验证。焦海洋/图

“陪评委吃饭”是一碗投机的春药

南京“首届国际空姐推介大赛”江苏分赛区举行,有选手家长举报比赛主办方在当天面试结束后,要求一些获得通过的选手晚上留下来,陪评委吃饭。对此,主办方予以否认,并称:当时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当晚并没有女选手“陪吃”。(《扬子晚报》7月26日)“陪评委吃饭”——在这起事件中,是不是真有评委开过这样的“玩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此类商业选秀活动中,“陪评委吃饭”早就是一种普遍的潜规则而不是“玩笑”。

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参加选秀活动的女大学生气愤地说“选美作成了陪老总吃饭”;而有“选秀专业户”头衔的重庆师范大学学生陈凌云,则自称拒绝拒绝富商的各种“陪吃”的邀请,但她同时坦言身边其他女孩对这样的“潜规则”半推半就甚至趋之若鹜的不在少数;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2008级服装与化妆专业学生朱晓彤——就是那个因为穿低胸短裙扯帐篷征婚而“走红”的模特,七八岁时就开始参加选美,表示“经常有老板说今晚来我房间吧”。由此可见,“陪评委吃饭”于今天而言,绝不是什么稀罕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活动。看看,这世界上终归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方要出名,一方想牟利,而两者的“黏合剂”便是资本或者权力——有人愤怒和接受,并不影响这变成潜规则。自打2004年“超女”横空出世至今,各类选秀所诱发的大众狂欢频频见于传媒平台。选秀的风行,打乱了社会对于娱乐的惯性认知:邻家少女的一夜走红,更让世人感到兴奋和惊讶——原来娱乐也可以实现普通人“丑小鸭变天鹅”的梦想!于是,在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在大众参与的鼓动下,娱乐化的功利思维长驱直入,攻陷了一个个传统的价值精神城堡——出名要趁早!张爱玲这真薄暮哀怨的感慨,成为这个选秀时代最真实的写照。

你情我愿,各取所需;开个“玩笑”,甚至直接明码标价。这便是现实。“陪评委吃饭”已经成为一碗投机的春药,产生了娱乐的麻醉效应,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红颜乐此不疲,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躁。

人生本是长期投资,有付出才会有回报,一夜走红固然令人羡慕,但更多的人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上攀登……但这些原本朴素真实的常识,却被“炼”成了普世的“春药”被弃若敝屣,由此,能力输给了能量,努力败给了美貌,从而让现实变得更残酷和更“现实”。而这,其实不是哪个人的错,也不是几个“评委”惹的祸。陈一舟